

蟠虺

○刘醒龙（连载 14）



同曾本之所做的怪梦相比，晚餐桌上的气氛更加怪异。按道理，像郑雄这种身份或者说是身价的人，能够受邀到庄省长家做客，学术至上的曾本之离官场政治很远，可以喜怒不形于色。然而，作为妻子的曾小安，读博士之前又在省政府外事部门工作，省政府一号官员对自己丈夫如此宠幸，却连问一声的意思都没有，那副心如止水的模样，好像自己真的只是贤妻良母。

受到曾本之和曾小安的影响，安静后来除了在七点三十分提醒郑雄，别迟到，该出门了，再也没有特别关心的表示。

总之，郑雄出门之前，曾本之没问郑雄如何会受到省长的家宴之邀，连看他的目光里也没有画问号。曾本之不问，郑雄就没有必要主动说什么，何况他还要赶在出门赴约之前，仔细设想与省长在家里单独见面可能涉及的话题。

郑雄深夜一点才回家，按理说家人都会存疑，一省之长不说处理那些由北京主导的事务，单单是准备去省内各种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，批阅一百多个部门递上来的形形色色的报告，就够他每天从早忙到晚。哪有请人到家里聊闲，直到凌晨才放行的道理？奇怪的是，家里的人全都没有反应。

郑雄回家时，至少曾本之是知道的，因为曾本之的书房里还亮着灯。

郑雄打算敲门打声招呼，手都举起来了，忽然听见门那边一声长叹：“楚——”

对曾本之深夜独自说出来的这个“楚”字，郑雄绝对不会听错。

像精心挑选过，说话时的吐字发音还算规范的曾本之，保留

了几个用特殊方式发音的字。最特殊的就是这个“楚”字，明明要发闭口音，曾本之几十年如一日地发成开口音。为此，不知被安静和曾小安笑话多少次，更不知被楚楚抗议和警告多少次。曾本之就是不改，还说只有如此发音，才是楚国的“楚”，楚学的“楚”，才是青铜时代的“楚”和唯楚有才有“楚”。前天晚餐时，楚楚还冲着曾本之撒娇，他的名字是闭口音的楚楚，曾本之若是再用开口音的楚楚叫他，就要罚曾本之将楚字的汉语拼音写一百次。曾本之当时答应了，喝了几口汤，再叫楚楚，提醒他别烫着时，曾本之还是将嘴唇张得开开的。

曾小安当即创造了一个新概念，将曾本之的这种顽固不化，称为语言上的生态保护区。

说到底，曾本之所说的“楚”字音，也就是黄州一带方言。人的一生，越到老年，后期训练出来的语言能力退化得越快，相反，那些童年时牙牙学语的方言，哪怕几十年不使用，也会自动成为一个人终老时最为流利的话语。活到七十岁，就应当不管别人如何听，只要自己说得舒服就好。曾本之是黄州人，自然觉得黄州的“楚”，比普通话的“楚”，说起来更舒服。

郑雄将手举在空中，待“楚”的回音在寂静夜空中一丝丝散

尽，这才在那门上轻轻敲了两下，然后隔着门请曾本之早点休息，年岁不饶人，不要太熬夜了。

郑雄在曾小安身边躺下来时，那只浑圆的胳膊就伸在手边。一股抚摸的渴望从郑雄心里油然而生。然而，一只蚊帐从房顶吊下来，像金钟罩一样将曾小安从头到脚罩得严严实实的。郑雄放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将自己的身子平放在蚊帐没有罩住的大床的另一半上。

在进入梦乡之前，郑雄用较短时间将去庄省长家的情况回味了一遍，重点回味的却是从庄省长家出来之后。很可惜，他不能不回味曾本之近乎呻吟的一声：“楚——”这声长叹让郑雄经历了一天当中的所有兴奋之后，终于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不祥之感。

一觉醒来，刚睁开眼睛，郑雄就看到一双明丽的眼睛在盯着自己，不等他有所反应，那双眼睛便像流星一样飘然而逝。等到郑雄身上的自主神经全部活动起来时，曾小安已经将身上的睡眠痕迹清理得干干净净了。

曾小安走出卧室的那一刻，再次冲着郑雄露出一丝不经意的笑容。

虽然早已忘了上一次曾小安冲着自己笑是什么时候，但这突如其来的表情并没有让郑雄产生过多的联想，直到后来发生一连

串事情，再回忆这些，他才明白原来曾小安的笑里藏着一大堆心里话。这些话包含如下主要内容，郑雄昨夜回来晚了不要紧，甚至从此不再回到这所房子里来也不要紧，如此好聚好散，说不定还可以像从前那样，成为男闺蜜。

郑雄来不及细想是否还有其他原因，就听到曾本之在客厅咳嗽。

这是曾本之夜里又梦见甲骨文的明显信号。在没有梦见甲骨文之前，曾本之每天早晨起床后，第一件事情是吟诵某个青铜重器上的铭文。

郑雄赶紧披上衣服来到客厅，冲着曾本之毕恭毕敬地道了一声早安。见曾本之的表情与平时没有两样，郑雄才放心地问了一句：“夜里又遇上甲骨文了？”

曾本之点点头，然后摊开巴掌，露出一张便笺，上面有一个毛笔写的甲骨文文字。甲骨文虽然只有两千多个字，但每个字的异体字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。像郑雄这样看着眼熟，却认识不了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至少表明对甲骨文有经常性接触，过了心理排斥关，变得有感情了。

不待郑雄发问，曾本之主动说：“夜里做梦时，我就说过这一次自己一定会胜出，醒来后躺在床上琢磨，还真的破解了。”

曾本之喜欢将甲骨文的异体字称作是地雷阵，研究甲骨文也必须像排地雷那样，发现、排查和解决，既枯燥，又危险，也荣耀，除此之外别无他途。对昨天梦里出现的甲骨文，曾本之强调：“百分之百准确，这个字也是楚！”

话音刚落，楚楚从儿童房里跑出来，一把捂住曾本之的嘴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亲和力和暖的、热的，她让你天然地生出归属感。她的学习成绩挺好，但又没到平秋那样好得一骑绝尘，让别人绝望；跟成绩一样，福小的所有好都可以容人，无须防备，她从不修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优点。在童年直到少年，在你还无法分清懵懂的爱情时，你对福小的依恋远远大过对自己的亲姐姐，你经常想，要是福小是平秋就好了。她让你心安和踏实。

小时候一群孩子玩藏猫猫，男孩子一伙，女孩子一伙，一人盯住一个，你总是让福小找你。你躲藏的技术甚好，但也因为藏得太深，福小经常找不着；你就慢慢从黑暗和隐秘处往外挪，希望能被她找到。你这个念头被男孩们看穿后，遭到众人的耻笑，成了吃里爬外的叛徒。后来你决定不再往外挪，沉住气躲在运河边的一棵老槐树后一动不动。你等等啊，等等啊，你相信福小一直在找，一定会找到你。夜晚的运河静下来，石码头也空了，等到花街上人声消散，只剩了狗吠，福小还没有来。不知道几点，直至世界彻底没了声音，你从树后走出来，贴着花街小心地往里走，瞻前顾后，你依然幻想福小会从某个角落突然跳出来，大喊一声：“哈，平阳，我逮到你了！”一直走到秦家门楼底下，没有任何一个影子跳到你面前，你的后背因为总贴着墙壁，都被石头擦伤了。景倚子蹲在门楼底下刷牙。你说：“倚子叔叔，福小呢？”

“我也想不出来，”福小摇摇头，“我扎过马尾巴吗？”

她是不记得了，还是故意回避？你搞不明白，但她脸上的确风平浪静。而你也确信你记得清楚，那天午后你甩掉了姐姐，独自去了秦家。平秋说，她也要找福小说说月考的事。你说，我找天赐，各找各的，各走各路，别跟着我。平秋哼一声：稀罕！懒得跟你一起去呢！这正是你不喜欢姐姐的地方，清冷，孤傲，像父亲开的处方一样较真，缺了点人情味。父亲这些年断断续续地教授你们姐弟俩医药知识，平秋学得投入，你却吊儿郎当、兴味索然，让父亲很是失望——他更希望子承父业。最终女承父业，平秋进了医学院。也许就是学医学坏的，你觉得所有医生性格里都有冰片的成分，再热情的医生，他们的亲和力和也是冷的。福小不这样，她的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星空与半裸树

○陈彦（连载 92）

“归雁，要慎重啊！我一直没明确表态，就是有些吃不准，怕一旦表态，都大张旗鼓干起来，最后落个一场热闹咋办？这些年我们吃这样的亏可不少啊！一时全县养荷兰鼠；一时几个县又都养金貂、银狐；最后杀了都没处埋去，一臭几十条沟、几十道川。山区要发展经济，难度比别人大几倍甚至几十倍都不止，都在摸索，可也折腾得够呛。本来就没钱，有时还当了小白鼠。当然我也没反对你们搞，既然已经点亮了，就亮着吧！但我建议不要再投入更多钱。我是要离开这个位置了，才慢慢感到‘领导充分肯定’这句话的分量！你很年轻，想干事是好事，可要干成几件事，实在不易啊！”中石书记说着站起来，拍着他的肩膀，把他送出了会议室。

在空荡荡的县委大院里，他突然有些不会走路了。已入大暑的盛夏，到了这阵儿还是热烘烘地蒸人。尤其才从空调房出来，一下像钻进火炉一样，身心似乎都有一股焦糊味儿。本来他是想听几句书记表扬的，没想到，中石书记心里却藏着这么深的质疑、担忧和告诫。好在书记大概没有向任何人表露过心迹。都说中石书记特别爱护下属，虽然严厉，但从来不挫伤干事者的积极性。一旦表露，县上各部局委办，一准就不会再有人去北斗镇调研、考察，甚至随时准备投入资金表示支持了。更好在，中石书记马上要退居二线了。要不然，整得他还真有点骑虎难下呢。

县委大院是三进三出的院子，大门还不在于中轴线上，拐来拐去。不过他终于还是摸着门出来了。

44 下弦月

安北斗在南归雁去王中石书记那儿时，抽空找了杨艳梅一趟。不仅出租房里没人，医院也没找见。他去家里找，岳母倒是开了门，却说艳梅在值夜班，安妮也睡了，明天要上学。岳父穿着大裤衩出来照了一面，只说让进门喝点水，还问吃了没，岳母却没有放他进去的意思。他也没戳破杨艳梅今夜没值班的谎言，就离开了。

他给杨艳梅打手机，一直没人接，发信息也不回。他心里突然有点慌乱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这毕竟是上万人口的县城，密密麻麻挤在一个由山峦围堵起的瓮底里，找人委实太难。南归雁明确讲，今晚不回北斗镇。他们在宾馆已安排了房间，却没给他登记，说得让他和艳梅借机团团圆圆。镇北漠大概是与一起出差混搭久了，竟然也敢开他的玩笑说：“今晚这县城防震任务很重啊！”

搞得他反倒没去处了。

好在观测仪器都随身背着，天气也热得像火炉烘烤一样。他知道，山顶在后半夜仍然是凉得要穿棉大衣的。可他只有一个选项，只能穿着半截袖衬衫，上山去了。

下弦月已瘦得只剩一张弯弓吊在天上，像一幅孩童眼中十分夸张的绘画。他朝山头爬时，天空还星云密布着。当他进入理想观测点，准备架机器时，乌云却一层层翻卷起来，直到把星空完全遮蔽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他感到有些冷，就随手折下一些阔叶树枝，把自己包裹起来。这种事他过去也干过，甚至用干土把身子掩埋起来取过暖。他是希望乌云很快过去，谁知却迎来了豆大的暴雨，砸得他只好打着仪器，躲到一个山崖凹槽里蜷缩着。他上下牙床打着磕绊在想：杨艳梅今夜到底会在哪里呢？

从这里俯瞰瓮底，整个县城轮廓依稀可辨。他知道，小小的山城，夜生活还是十分丰富的。仅歌舞厅就二三十家。还有好多镭射影厅。麻将摊子更是遍地开花。尤其夏夜，哪儿放一张桌子都围一摊人。他多次半夜行进在街道上，几乎几步远就能听到“夹八万”或“炸弹”声。县城一直是杨艳梅十分向往的地方，唱歌跳舞更是她的最爱。孩子有姥姥带着，唱到几点跳到几点，都由着她的性情来。至于今夜沉浸在哪里，他还真难以想象。也不愿去多想，自己又没能耐调进城，也就短了要求妻子的气力。何况也确实让温存罐这个货缠住了，给妻子女儿的时间太少。家里的土特产，拿去人家不稀罕。工资也是紧巴，再加上来回出差，基本耗得一千二净。他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在杨艳梅面前低矮三分了。

好在乌云又过去了，深空依然繁星灿烂。大地被暴雨袭击后，反倒泛出了热腾腾的地气，他又进入了观测中。在端午出现的那个小行星位置寻找了许久，几乎把牛郎星附近都找遍了，再也不见它的踪影。他越来越坚定：这颗小行星是五年才回归一次的星体。他也计算过，小行星运行周期应该在一千八百二十六天左右，下一个回归期是绝对不能错过了。他能送给女儿的最贵重礼物，大概也就是这颗小行星了。尽管他无法把星星“拉到自家后院拴着”，但他依然十分坚定地相信，女儿到那时一定会珍惜异常。

启明星已呈现出一星独大的亮光。按照南归雁的要求，今天需乘最早一班车回北斗镇。他收拾好行囊，从高坡上一路仄斜着跑到了瓮底。又去杨艳梅的宿舍敲了敲门，里面依然没有动静，他就只好奔车站去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你在寻找与“耶路撒冷”四个汉字发出的声音相对应的出路，有一天，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老人跟你说，来耶路撒冷吧，你立刻觉得对，就是它，你找到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做朝向“耶路撒冷”的突围呢？你为什么只有听见这四个字之声才觉得内心安妥呢？

——仅仅因为一个地名发出的美妙 的汉语声音，和秦环女士皈依的神秘性，就能让你如此神往耶路撒冷？

你在楼下公园里一圈一圈地走，把公园里的每一个景点、每一片枯草地都走遍了，圈子越绕越小，这跟你内心里的感觉极为相似：你此刻也觉得内心里的路越绕越少，越绕越没得可绕了，该直面和正视的东西再也躲不过去了。然后，你发现，无路可走的地方坐着一个人。开始你和过去一样，以为是跪在穿解放鞋的耶稣面前的秦奶奶，走近了，原来是景天赐。

竟然是天赐！你在内心里惊呼。接着你就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夸张了，因为你并不是头一次发现他是天赐；很多次你在转圈子时，模模糊糊地看见那就是你小时候的